

林 纾
选 集

小说·卷上

林 薇 选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

DZ61/02

林 纾
选 集

小 说 · 卷 上

林 纾 选 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 成都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5577



1065577

责任编辑：蔡行端

封面设计：陈世五

林 纾 选 集（小说卷上） **林 薇 选 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6 字数 247 千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660册

书号：10118·932 定价：2.30 元

DE 61/102

序

杨伯峻

林薇同志研究林纾的一生和他的译、著，几乎读尽有关书籍和文章，甚至连旧日报纸所附的小文也不曾遗漏，并努力发掘林纾未刊的佚文。她将林纾所创作的短篇小说，精选四十八篇，中、长篇小说搜集若干篇，加以校勘注释，分为上下册，附以前言，重印出版，并将研究成果撰为《林纾传》一文，叙其生平甚备，材料翔实，评述中肯。

林纾是近代古文大师。他所译小说，于清末民初，风靡一时，开辟了中国人面向西方文学的道路。这个功绩，在中国文学史上，自有地位。自钱基博至郭沫若，都给予较高的评价。

大家知道，林纾在“五四”时代是反对白话文的，说白话文是“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可是他却认为“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孝女耐儿传·序》）；又激赏《水浒传》的描写艺术，称其“绘影绘声之笔，真得一‘肖’字之诀”（《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读《孽海花》，

“乃叹为奇绝……其中描写名士之狂态，语语投我心坎”（《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对于晚清小说巨擘李伯元（1877—1906，作《官场现形记》），曾孟朴（1872—1935，作《孽海花》），刘鹗（1857—1909，作《老残游记》）等，均推崇备至，足见林纾对白话小说也颇有会心之处。

林译小说，今日青年能读的，已经不多；至于林纾所创作的小说，知道它的，只有屈指可数的人了。我认为，今日青年，眼界不够宽，知识面也嫌狭窄。林纾这人，为文章颇得《左传》、《史记》、《庄子》、韩愈、柳宗元诸大家之力，遣词造句，出以己意，能体会人情事态，妙笔有神。小说内容，既受西方大文豪之影响，又深知清代以至民初朝野秘闻，故可以冶古今中外为一炉。读读它，既足以从中窥知清末民初一些官场丑态、社会情况，还可以吸收某些文学养料。小说虽用文言，涉及典故史实、名物制度较多，但是林薇同志的注解详尽正确，足以帮助读者理解。

我曾为林薇同志看过部分校释稿，略书数言，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三月写于北京

《小说卷》前言

林纾开始创作小说的时候，他早已是一位蜚声文坛的古文家和翻译家了。

1913年（民国二年）7月1日他开始在《平报》发表短篇小说创作。当时《平报》为他特辟《践卓翁短篇小说》专栏陆续刊载他的作品。同年11月辑为《践卓翁短篇小说》第一集，由都门印书局出版。1916年（民国五年）3月第二集出版。1917年（民国六年）6月第三集出版。1922年（民国十一年）10月《践卓翁短篇小说》一、二、三集，易名为《畏庐漫录》，重新析为四卷，由商务印书馆再版。他的中、长篇小说《剑腥录》（一名《京华碧血录》）、《金陵秋》、《劫外昙花》、《冤海灵光》、《巾幗阳秋》（一名《官场新现形记》）等，也于1913年（民国二年）至1917年（民国六年）期间陆续刊行问世。

林纾自著的小说在民国初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这段历史时期中有一定的影响。其时《平报》主笔臧荫松为《践卓翁短篇小说》集作序言说：“践卓翁者，深于情而能持以正者也。译西文小说至百余种，其自为书亦数种，颇风行海内。

前二年，余自徐州至都下，为《平报》司编纂，与翁共事。翁每出一篇，余就灯读之，反复至数遍，始寝。夫短篇小说之体，往往坠于蒲留仙之白窠，不能自脱。翁熟于《史记》、《汉书》，造语古简而切挚，篇法亦变幻莫测，是真不囿于留仙者也。余尝论天下文之能琐屑叙情款，不流于恶道者，古之作者，其惟孟坚乎？《北史》则繁碎近于小说家，故考亭以小说目之。余谓真小说家，非史家亦莫造其极。段柯古之笔，实过其父，则真得史家之三昧矣。然好言鬼神，以叙鬼神事，易于生色。若翁之书，则但言人事，不言鬼事；即言之，亦偶然耳。其能款款动人处，闭目思之，亦似确有其事，则翁之善于《史》、《汉》，故造言之精如是。余与翁交好，匪日不相过从，不忍翁之笔墨沦弃于故纸堆中，故辑而印之，以饷海内识者之目。”^①在一般论评中，苦海余生甚至认为：“琴南之小说，不止凌轹唐宋，俯视元明，抑且上追汉魏。”^②这类评论，都是推许林纾得史家之流风余韵。他以高深的古文造诣而为稗官家言，其文笔之简洁流畅，语言之清腴圆润，在民国初年的小说之林中，堪称可喜之作。

他的短篇小说多取材于清代，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泛，上及宫闱、王公贵要、才人淑女乃至市井细民、倡优僧丐、土豪胥吏、剑客盗侠……无不摄入他的笔底。其中有些作品暴露社会黑暗比较深刻。比如《榴窝》写清兵入关之初，权相之势焰熏天，豪奴之恃强凌弱，使人们怵目惊心地看着那样一个血泪斑斑的苦难时代；《醉徐》写旗人人员的骄恣冥顽，以酒囊饭袋之朽质而操生杀之柄，作者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柏梵娘》写豪门公子的横行无赖；《水先生》写县令土豪的朋比为奸……这类作品，不失为清代社会风貌的真实写

照，表现了作者那种热烈的、嫉恶如仇的性格。他还以充满同情的笔调，刻画了一个劫富济贫、锄暴扶弱的侠盗——庄稼的形象，凛凛有生气，颇肖古游侠之风概。

当然他写的最多的还是爱情故事。用雅洁的，而不是怪诞的笔墨刻画那些一往情深的痴男痴女，宛转道出他们的痴梦之态，恋慕之情，这毕竟是他的长处。虽然作者思想有其迂腐的一面，但是他对于男女情爱所持的观点却勿宁说是很激进的，他在《桂珉》中写道：“究之男女之爱，全球皆然。”⁽³⁾因此，尽管他也写了不少具有大家风范的闺秀，动辄言及“礼防”，但是却也颇有一些大胆蔑俗之作。比如《裘稚兰》刻画了一个身世畸零、空怀绝技的女子对于爱情的热烈执着的追求，《吴生》刻画了一个格调不俗、嗤鄙八股的狐女，都写得饶有韵味，表现了作者思想上自由无拘的一面。另外，《朱廓》一篇，在作者主观上也许未始没有进行封建说教的用意，但是作品在客观上却隐约曲折地表现了在贵族之家中一个深闺少妇的痛苦和不幸，带有悲剧色彩，流露了作者在潜意识中对于这个薄命女子的惋惜和同情。

林纾在他的译作《橡湖仙影》的序文中曾以冷隽之笔写道：“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宁拘挛曲蹇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则两庑冷肉荡漾于其前也。；这种大胆撕破假道学面具的言论，足以令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为之咋舌！此其所以成其为林纾——他毕竟不失为善于摹情的一代高手。

章太炎子林纾生前虽然和他时相齟齬，但是在林纾死后却也不免为之慨叹：“呜呼畏庐，今之蒲留仙也！”⁽⁴⁾从这个意义来说，林纾的作品可以视为中国旧文学的终结。

当然不可忽视在林纾的小说中也包含了若干新的因素，曾经翻译过百多种外国文学作品的深厚素养，不可能不在他本人的创作中留下痕迹。他的某些作品明显地受了西方文学名著的影响，有的甚至是有意模仿来写的，在人物性格、情节构思、细节、手法……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发现其间一脉相承的联系，比如《柳亭亭》显然脱胎于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娥绿》一篇，作者已自陈是拟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之作；《洪嫣黛》中的珠雯和嫣黛，恰恰仿佛迭更司《块肉余生述》中的都拉和安尼司，珠雯临终之状几乎就是都拉弥留一幕的翻版^{〔5〕}；此外，《欧阳浩》之于大仲马的《蟹莲郡主传》、《陆于鸿》之于司各德的《十字军英雄记》，都不妨说是移花接木之作，带有一种西方的罗曼蒂克情调。这类作品，可以视为中国最早期的有意识的借鉴、学习西方的作品，虽然不免幼稚。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探讨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渗透，不能不追溯到林纾的作品。从这方面来说，林纾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的，只看他的创作自白，便可知道他是中国最早期的从文学窗口看世界的人。这位古文名家毫不讳言：他是以西方的文学巨匠为师的。他在《洪嫣黛》一篇的跋语中写道：“为小说者，惟艳情最难述。英之司各德，尊美人如天帝；法之大仲马，写美人如流媚，两皆失之。惟迭更先生于布帛粟米中述情，而情中有文，语语自肺腑中流出，读者几以为确有其事。余少更患难，于人情洞之了了，又心折迭更先生之文思，故所撰小说，亦附人情而生。”^{〔6〕}在本世纪初叶，他的这种努力无疑是值得珍视的。

至于他的中、长篇小说，多取材于时事。《剑腥录》是林纾的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着重描写戊戌变法、庚子事件等

历史巨变。他的自序说：“桃花描扇，云亭自写风怀，桂林阴霜，藏园兼贻史料。”以孔尚任的《桃花扇》和蒋士铨的《桂林霜》比拟，显然有通过个人身世反映时代动乱的寓意。《金陵秋》取材于辛亥革命，从武昌起义写到光复南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革命高潮中的时代风貌，这是我国比较早期记述辛亥革命的文学作品。《劫外昙花》以清初三藩之乱为题材，叙述吴三桂谋叛的始末，着重描写赵勇略的战绩以及陈圆圆晚年的结局。《冤海灵光》叙述清末福建省建阳县令陆象坤审理勘破一个谋杀亲夫的命案，着重在于描摹世态人情。《巾幗阳秋》写袁世凯称帝前后的政局，议院中的形形色色，是一部新的官场现形记。

他的小说，记事翔实和打破旧的章回小说格式两点，历来受到人们称许。寒光论他的小说创作：

一、旧式章回体小说极力讲究那些无谓的题目对偶，和那些麻烦时间、徒占篇幅的“话说”、“却说”、“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以及什么“书中交代”和“有诗为证”等呆板单调的格式，都悉数给林氏打破了。……

二、……事情复杂而千头万绪，但经过了林氏文字制造厂（高凤岐说的）里的一番制造，运以雄深雅健的文笔，便觉得理乱若整、绘色绘声而活泼透达了！至于事情的翔实足资史料，尤不是一班杜撰事实的小说匠所可望其项背的。”〔7〕

比如他的《金陵秋》是根据辛亥革命时镇江都督林述庆（林纾同乡）的日记写成，书中披露了革命军光复南京前后的战事实况，以及当时社会的鼎沸纷扰情形，不妨视为信史。

谭正璧则认为林纾的笔记小说“文体一如其译文……实和所谓古文不同。”^{〔8〕}这是很有见地的。林纾的中、长篇小说显然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形成了某些他所独具的创作特色。

一、曲绘世态，穷形极相，妍媸杂陈，此即林纾所谓的“效吴道子之写地狱变相。”^{〔9〕}在中国旧式的文言小说中，实在很少有这种冷静解剖病态社会的缜密笔墨。林纾欣赏迭更司的写实主义的卓绝艺术，他在《孝女耐儿传·序》中说：

天下文章，莫易于叙悲，其次则叙战，又次则宣述男女之情。等而上之，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决脰溅血，生气凜然，苟以雄深雅健之笔施之，亦尚有其人。从未有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闾之观鱼鳖虾蟹焉；则迭更司者，盖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矣！

在清末民初时代，这样的创作观无疑是非常进步、非常崭新的。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也作了可贵的尝试。《冤海灵光》就是一部描写下等社会的力作，笔锋直触到沉滓的底层。只看他叙述知县下乡验尸，胥吏衙役向事主勒索例银的一段，写得是何等的淋漓尽致：

是日，陆公谕以明日亲诣下寨相验。刑科书吏吴理、役四名，曰张千、李万、马德、牛强。张、李伪为和易，而马、牛则恣意婪索。陆公签票已定，巫伯父子始随胥役出署，观者如堵墙。既下班房，张千曰：“此地蹙，不足以

屈巫先生，请责吾家，议正事。”……张千曰：“巫君！此陆令君宽典也，在他人已括发关械矣。即明日相验，须早为之备。惟得保始归，未知巫君有相识之人，为任此责否？”伯曰：“县中有一京果海味铺，为会城人，是某旧时相识，丐之，或能为任。”张千曰：“然则速趣之来！”而此人王姓，适以伯事关心，相随至此，即曰：“卑人是也。巫君父子善人，我愿保责。”马德、牛强亢声曰：“是杀人者，非寻常涉讼之比！仓卒言保，胡易易者！”李万曰：“愚哉二君！巫先生有大名于郡中，乌能以褊衷浅量相视！”伯踌躇不知所答，而王姓者，至续达，即延张千至复室，嚅嚅私语至半炊许，议定：“洋镗百元，专为取保而言，他事别议。”伯方欲告行，而刑科吴理进曰：“巫先生！胥与役，为例一也。今日承值例金，吾不敢违众而独丰，唯明日尸台，有搭台常规，吾辈在官人，当拜巫先生之厚赐！”语未毕，而传记之吏抗刑也、大门役也、仪门役也、舆夫之首领也……为众可数十，口语烦杂，厥声汹汹。舆夫之言曰：“明日县尊所乘舆，循旧例，定价三百元，尚有刑幕及丁胥与差役所乘小舆，可百余，路遥而价昂，与其临时纷呶，不如定诸今日！”张千屋小，已为黑影填塞都满，伯张皇不知所对……时辈中有一同学，师姓，名颂通，讼师也，即亢声曰：“此事非纷扰中所能定，须取三教要领定议，议定，则匪不就绪矣。巫先生父子请先归部署明日事，此间留卑人当之。须知乘舆游幸，尚无使宿卫者枵腹而扈蹕，况区区命案相验，胡敢听诸君一无所得？”金曰：“师先生言然！”……是夜，师颂通在张千家，芙蓉灯之

次，洒洒洋洋与诸人抗议，出洋银八百元，诸事包举，至于完案；而班房监狱之费不预焉。迟明，师氏至巫伯家，示之以状，其目曰：门礼也、堂礼也、经管礼也、差礼也、相验搭台礼也、班头轿价也……列帐如眉史，帐末别署一行曰：件作宜格外别馈五十金。伯父子读之赫然，顾祸变至此，已稊身且勿问，宁计其家！请即货其田产以偿。

今日之读者，读了这段妙文，当可大开眼界，增长不少见识，如同身历其境般地目睹了在晚清闽省的一个偏僻县份中，官场吏治的窳劣腐败，人情世态的狡獪狙诈，至于极矣！作者用平凡的、琐细的叙述，状写“市井卑污龌龊之事”，绘声绘色，神情毕肖，俨然一幅光怪陆离的社会风俗画。此等燃犀之笔，实在是得力于迭更司氏。

二、诙谐幽默的笔调：这是人们所熟悉的“林译小说”的一种特有的风趣，他的创作亦然。《剑腥录》中祁仲光说：“吾乡有凌蔚庐（‘林畏庐’的谐音）者，老矣。其人翻英、法小说至八十一种……其人好谐谑”。^{〔10〕}中国的旧小说中是很少有幽默感的，古文尤其典雅、凝重有余。林纾的“好谐谑”，除了他那种“少任气，人目为狂且”^{〔11〕}的性格使然，恐怕更多的还是由于迭更司、欧文等的幽默风趣对他濡染所致。他熔古、今、中、外于一炉，创造了一种若庄若谐、似嘲似讽、活泼俏皮、妙趣横生的文笔，以雅谑而见长。比如《巾幗阳秋》中叙述袁世凯胁迫国会议员投票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以及议院禁乱、大打出手等情节，写得眉飞色舞，读了令人忍俊不禁。

当然，林纾的小说也有很多缺陷。他的那种“以国事为经而以爱情为纬”的布局手法颇为时人诟病，名士淑女、英雄美

人的味道太浓，男女主人公流于理想化的模式。

总之，林纾的小说创作，反映了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某些特色：既有新的探索，也还背负着旧的因袭重担。

最后还应指出，林纾有一部分小说较多地反映了他的守旧倾向和陈腐观念。如他的自传体小说《剑腥录》中叙及庚子事变的经过，虽也具有史料价值，如实地反映了义和团被腐朽的清廷所利用的真相，但是，作者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反帝革命性质却毫无认识，在书里集中描写了义和团落后、愚昧的一面，而对坚决反对义和团的袁昶、许景澄诸大臣则持毫无保留的歌颂态度，从而歪曲了历史事件的本质。他的某些短篇小说，宣扬封建道德，思想陈旧落伍，津津乐道割臂療亲之类的“愚孝”；他对于女子的人格虽有相当的尊重，热情赞美她们的聪明才华，但是同时却也宣扬逆来顺受、三从四德之类的妇道，称羨一夫二妻的“佳话”；还有一些作品，流于荒唐怪诞，不足为法。

综计他的短篇小说——包括入集的和尚散佚在《报刊》上的作品，现在可获见者，凡百余篇。本书辑录其中思想内容比较健康、艺术上也较为圆熟、能够代表林纾风格的作品四十八篇，以及林纾自序一篇，收入上册；中、长篇小说收入下册。

编入本书的作品，都由编者重新予以校勘、标点。林纾的小说都是文言文，涉及典故史实、名物制度也较多，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都做了必要的注释，古近典故尽量注明出处。

本书的选注，承蒙杨伯峻先生热情关怀和指导，并为我审阅了部分注稿，在此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忱。孙静、陈绥宁、袁立人等同志都曾热情地给予帮助。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在本书编选、校注的过程中予以大力协助，提出许多宝贵的意

是，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者附记）

林 薇 一九八二年九月于宣南碧雨斋

- (1) 《武卓公与小说》第二集陈松序。
- (2) 苦海余生《论小说》，见《文学常识》第71页。
- (3) 《畏庐漫录》第二卷第132页。
- (4)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2月，章太炎为《林畏庐先生学行记》所作的题辞。
- (5) 书中人物名用林译。
- (6) 《畏庐漫录》第二卷第183页。
- (7) 寒光《林琴南》第157页。
- (8) 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第169页。
- (9) 林纾《贼史·序》。
- (10) 林纾《剑腥录》第四十八章。
- (11) 林纾《七十自题像赞》。

目 录

自 序.....	1
纤 琼.....	4
文 震.....	10
江天格.....	15
柯红豆.....	20
程拳师.....	25
破产知县.....	29
庄 豫.....	33
吴 生.....	38
醉 徐.....	44
吴 珊.....	49
盈 盈.....	53
裘稚兰.....	60
柳亭亭.....	67
秋悟生.....	75
郑 问.....	81
桂 珉.....	89

赵倚楼.....	95
春 雯.....	99
柳 枝.....	106
薛五小姐.....	115
娥 绿.....	120
玉 格.....	128
雏 玉.....	135
洪嫣黛.....	141
馨 云.....	148
吕紫娥.....	155
胡燕玉	161
柏梵娘.....	167
计东甫.....	173
藕 茜.....	179
舒南云.....	186
林雁云.....	193
谢兰言.....	199
窦绿波.....	206
欧阳浩.....	213
朱 廓.....	218
穆东山.....	225
绿 筠.....	231
渚 莲.....	236
陆子鸿.....	241
唐 豹.....	247
翁 桐.....	253